



童年的歌

(一)童年踩過的地步，是永不磨滅的跫音

小魚

記得那年，我一壁跑著，一壁叫：「再見麗花。」我的喊聲，盪漾在清冷的夜空。

那濃幽幽的竹林，躲藏著多少鬼魅？風聲迴過，是誰在那裏喃呢？

那年的我，天天背著與身體等重的書包，驚惶的跑回家，我的叫聲盪漾在清冷的夜空。

(二)月亮有多大

月亮就是我兩手伸直，畫一個圈圈那麼大。那年中秋，我是這樣想的，而今月亮愈來愈小了。

那年中秋，好圓好圓的月亮，從我家的那棵芭樂樹後面冒出來，我就伸出兩隻小手臂，這樣這樣比著。

爸爸給我一個像月亮一樣，圓圓的大月餅。我慢慢地啃著，一面望著天空中的月亮，我希望月亮不要給誰偷啃掉，不然嫦娥姊姊會哭的，我也會哭的。

(三)逃學

那年，媽媽送我到幼稚園讀書。我真不愛讀書，老師也不疼我，我真不愛上幼稚園。有時我會偷偷的溜到運動場閑盪，有一次，我遇見一個比我高的男生，就和他一塊兒玩，後來他教我爬牆，我覺得爬牆有趣極了，以後我就常常的爬牆。那年的我真是個野女孩，愛爬牆爬樹，玩劍玩刀，那年的我真是很野很野的啦。

(四)小朋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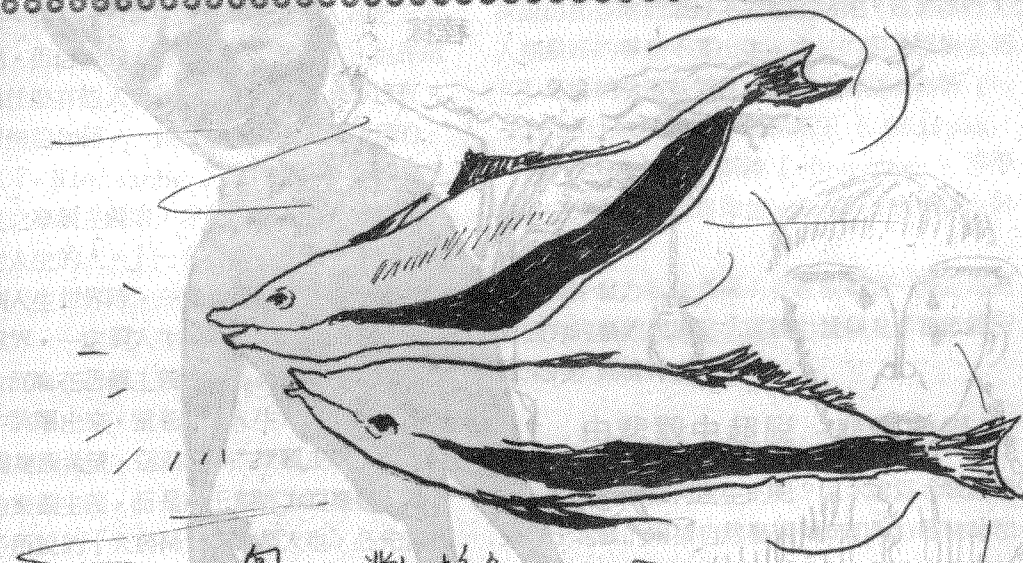
有些老松樹的根，經常會浮出地面來，像是老年人額上突突的青筋。我讀一年級時，教室前面種的那棵松樹，也有粗大的根盤錯糾結在一起，像極了一隻大烏龜。夏日驟雨過後，地上積水漫過腳踝。小朋友們都爭著踩到龜背上，你推我擠的，沒等誰下令一聲，就踉踉跄跄的打起水仗來。

我們的副班長，長得很漂亮，兩條大油條似的辮子，叫人看得羨慕死了。二年級時她搬到朝鮮去了。朝鮮就是長滿朝鮮草的地方。我們倆常愛光著腳，踩到刺刺柔柔的朝鮮草上，她去到那個地方一定過得很快活。而每次看到了朝鮮草，我就不由得想起了她。



(五)老師再見

當我們擺起正經的面孔，唱出：「菁菁校樹，芭樂蓮霧……」時，許多同學的眼淚，就像沒關死的水龍頭，滴滴答答的掉到腮邊來。看到我們的級任老師紅著雙眼，我滿懷的恨意，突然消失了。一種挨過竹鞭的酸楚，和離情融合，使我不由得，用手背偷偷的去抹我的臉。



圖：一對瀨魚
雌性的雄魚

澳洲布里斯班市昆市蘭大學的羅勃森博士，是一位魚類學家：他花了兩年多的工夫研究一種並不惹眼的熱帶魚—瀨魚，最近，他在美國「科學」雜誌撰文，敘述他發現的「性轉換」現象。

瀨魚原產於澳洲北部沿海的大堡礁水域，喜歡羣棲，通常一羣瀨魚裏以一隻強壯的雄魚為主，統御着眾妻妾。然而一旦此雄魚死亡或失蹤，遺下的雌魚羣中，立刻有一隻受到影響，數小時內，這隻猖狂的雌魚就顯出雄霸的姿態，她一面巡遊雄魚原有的勢力範圍，另一方面開始支配其他雌魚。奇怪的是，在短短四天內，她即能做出正常雄魚的求愛動作，而在她躍登龍座十四到十八天後，她（他）的體內生殖構造已發生重大改變，居然能夠射精，完全變為雄魚了。

羅勃森觀察的十九羣瀨魚中，的確有四十八隻雌魚發生性轉變。他說：「雌魚本來都有轉變為雄魚的可能，在正常的雌魚卵巢中都可以發現雄性的睪丸細胞。」究竟什麼因素阻止轉變的發生呢？羅勃森認為，由於魚羣中為首的雄魚具有無上的權威，他壓制着最強壯的雌魚，而「她」壓制着次強壯的，如此構成一種嚴密的階級統治，在層層壓力下，雌魚無法製造性荷爾蒙，所以生殖器官不改變。然而一朝雄魚失勢，壓力解除，性荷爾蒙立即發生作用，最強壯的雌魚很快地就「變性」了。

在其他熱帶魚類中，雌雄轉換的情形也很普遍，但像瀨魚有這樣嚴密的「社會結構」倒不多見。羅勃森從遺傳學的觀點推論此現象有利於種族的生存，因為最優秀的雌魚有機會轉變為雄魚，則最優秀的遺傳因子就能分佈到整個族類，如此可以應付天擇的壓力，更能適應環境而生存。（譯自時代雜誌）。